



插秧

心吾

——李嘉福

鄉村裡的青年都向城市跑，工人難請，工錢也就一年比一年提高了。

現在，一天的工錢，最少要九十元，還不容易請到人。我們自己兄弟下田，雖說辛苦一點，却省下了一筆工錢。

工錢。

插秧必須双脚整天地在水裡，年青人雖然不在乎，苦的是那種半蹲的姿勢。

爸爸告訴我們插秧的要點是：蹲低一點，兩脚一前一後，左手拿秧並用姆指和食指分秧，一次大約六支。插時要乾淨利落，並且要插直。

起先，還竭力照爸爸的話做，吃过點心以後再插，就有點做不來了。想蹲，蹲不下去。只好站起來，伸伸腰。

看到爸爸滿頭白髮，都還手不停地插，我們也只好咬緊牙根，加緊工作了。

吃午餐時，也不管泥土的潮濕，一屁股就坐下去。坐下來，覺得舒服透了。

媽媽警告我們說，挑飯的扁擔坐不得。據說，如果坐了，不但田埂會常常崩壞

的，不見減慢，反而更快。還加上耐力比賽了。耐力好的，不見減慢，反而更快。耐力差的，像我和弟弟，就顯得有點力不從心。幸好爸爸並不苛求。

吃完午飯，立刻又開始插。現在不只是技術問題，還加上耐力比賽了。耐力好的，不見減慢，反而更快。耐力差的，像我和弟弟，就顯得有點力不從心。幸好爸爸並不苛求。

放眼望去，同時在插秧的不少。多半是全家動員，有老有少，年青人的比例愈

開出來的間隔距離插秧。

自從「秧輪」出現後，就不必開秧了。只要一個人負責「拖輪」，就可得出完全相等的間隔距離，再也不

春風吹透了田野，又是農村插秧季節了。

「插秧！」爸爸一聲吆喝，我們兄弟就準備好應用的東西，大家到田地裡去。

使用耕牛的人已經很少了，田野間正有四、五輛耕耘機在工作，碎碎的聲音，使人想到時代的進步。

我懷念過去用牛耕田的日子。只是，自從家裡養的牛病死以後，我們就不再養牛，也不再用牛耕田了。

以前，插秧時，都由一個最有經驗的人先下田「開秧」。那分工夫，真叫人佩服。一畦稻田，沒任何記號，開秧的人也沒上過學，全憑多年實際經驗，開得橫看成線，縱看也成線，筆直筆直的。其他的人就照着他開出來的間隔距離插秧。

「插秧皇帝，除草乞丐。」是鄉村人都曉得的形容語，這完全是着重吃的方面。

插秧插到十點左右，點心就來了。如果是除草，只吃一點麵條或稀飯。插秧的點心却像拜拜一樣，雞鴨魚肉都有。

以往，請人插秧，是按日計算的，一天工錢五十元，供給中餐及兩次點心。

近年來，由於工業的急速進步，

來愈少了。爸嘆息着說：「等到我們這一輩老了，不能工作了，這些田不知要怎麼辦？」

我常想，到那時，一定機器更普遍，插秧、除草、割稻，可能不必再用人力了。

太陽偏向西，淡褐色的水田逐漸變綠。遠望過去，一片碧綠，碧綠之中，有些金光，那是水，映着夕陽的水。

在斜陽中，我們也插好了秧。輕快的收拾器具，我們哼着流行歌曲回家。盡管明天早上，兩條腿可能酸痛得好像不屬於自己。然而，我們不再擔憂，因為，家裡正有香噴噴的晚餐等着我們。

「插秧去！」這一句話，要再等幾個月以後，才能再聽到。



爸爸說，插秧要有秘訣。